

文学研究

论韩国战后文学中的少年战争体验小说

牛林杰

(山东大学 韩国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 少年战争体验小说是韩国战后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是, 韩国文学评论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却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且不说少年战争体验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 甚至连基本的概念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鉴于此, 本文尝试通过对几篇少年战争体验小说的考察来分析其内容上和形式上的特点。

[关键词] 韩国文学; 战后小说; 战争体验; 韩国战争

[中图分类号] I12 6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2009)12-0083-03

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韩国战争不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给韩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战争的后遗症至今仍是影响韩国人思想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韩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在铨指出:“50年代以来, 韩国现代小说的大部分内容 and 结构都没有摆脱‘6·25战争’的影响。因此, 在韩国现代小说史上, ‘6·25战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主题”^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 韩国现代小说与韩国战争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远离战争的新一代作家看待战争的文学视角自然也会与老一代作家有所不同。在战后作家研究中出现的世代论差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学者根据战争体验的有无将作家们划分为战前世代、战后世代、少年战争体验世代和未体验世代^②。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少年战争体验世代, 因为他们对韩国战争的观察比任何人都更加客观。战前世代和战后世代都直接参与了战争, 所以, 他们难以以第三者的身份去客观地评价战争。未体验世代则因为完全没有战争经历, 他们在作品中描写战争的时候, 其真实性就必定会受到影响。因此, 最有可能把战争悲剧通过小说客观、真实地反映出来的世代就是少年战争体验世代。少年战争体验世代的作家们一般都出生于四十年代, 他们大多在六七十年代登上文坛, 并陆续创作了一系列的少年战争体验小说。这些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作品中都有少年主人公及其战争背景下的成长期。从内容上来看, 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是对战争伤痕、分裂悲剧、自身所受到伤害等亲身经历的回忆。

一、少年战争体验小说的出发点:

宋炳洙的《肖利·金》

少年战争体验小说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少年的视角观察战争。然而, 由于少年战争体验小说都是由成人作家创作的, 因此作品中少年的视角很容易带有成人化的倾向。从这一层面上来看, 宋炳洙的《肖利·金》较成功地反映了少年战争体验小说的特征。

作品的主人公肖利·金是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 整日在美军基地附近流浪的孤儿。他过早地看到了人世和社会的弊端, 童心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当他来到前线偶尔得到美军吃剩的烤鸡腿或巧克力的时候, 他便对美军产生了一种好感, 于是, 他开始做起了在美军和韩国卖淫女之间牵线搭桥的行当。

在表现童心的泯灭和良知的麻痹这一方面, 《肖利·金》所塑造的是因社会动乱而心灵受到伤害的少年形象。韩国战争作为一场浩劫给孩子们造成创伤使他们走向堕落。肖利·金失去父母以后, 曾经在汉城手提铁桶沿街乞讨过, 后被强制加入盗窃团伙, 因无法忍受虐待而逃了出来。但随即又被警察抓住送入了孤儿院。半个月后又因饥饿难当再次出逃, 偷偷爬上了路过的美军卡车来到了前线的美军基地。肖利·金满足于美军基地的寄生生活是因为缺乏对生活的正确认识, 尽管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这是因为主人公的年幼无知所致, 但真正的原因仍在于当时韩国的社会现实。《肖利·金》通过孤儿肖利·金的形象揭露了韩国战争给韩国社会带来的累累伤痕。

二、战争悲剧的旁观者:

尹兴吉的《黄昏之家》

短篇小说《黄昏之家》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述了少年主人公的战争体验。其故事梗概大致如下: 在我家的对面是一个早已荒废的废铁厂, 这个废铁厂的旁边便是静淑家的小破屋。在日本统治时期曾经富有的静淑家解放之后开始败落, 而静淑妈妈就在这个小破屋里以卖米酒为生。静淑的性格十分乖戾, 而我在性格乖戾的静淑面前就像老鼠见到了猫。静淑的大姐在废铁厂上吊自杀, 二姐离家出走, 哥哥在战争期间加入了人民军, 静淑的妈妈因此精神失常。有一次, 静淑得了重病, 为了给女儿减轻痛苦, 静淑的妈妈把我灌醉并把我关在他们家的小破屋子里, 强迫我唱歌、跳舞去安慰重病的静淑。后来我爸爸把我救了出来。不久战争波及到村

[作者简介] 牛林杰(1965—), 男, 山东大学韩国学院院长、教授, 文学博士。

子里,静淑家的小破屋在战火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静淑和她的妈妈也从此失踪了。第二年春天,我看见废铁厂墙壁上的爬山虎又冒出了新芽。我把折磨了我好久的蛀牙全部拔掉,并把它们扔到屋顶上,等待喜鹊给我叼来新牙。

在尹兴吉的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叙述者的少年与战争悲剧之间的叙事距离非常远,这也是这篇小说的一个主要特征。这里所说的叙述者与战争之间的叙事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指叙事空间上的距离,二是指认知方法上的距离。所谓叙事空间上的距离与少年主人公介入战争、或体验战争的程度有关。主人公既可以直接体验战争的悲剧,也可以间接体验。直接体验的时候,主人公既可以是战争悲剧的当事人,也可以是旁观者。而间接体验的时候,叙述者只能是战争悲剧的旁观者。认知方法上的距离是指少年主人公对战争悲剧的认知方法与少年的思维特征相吻合的程度。

首先从叙事空间的距离来看,《黄昏之家》是以远距离透视法来描述了一个因战争而崩溃的家庭悲剧。就整体而言,整篇小说笼罩在一种阴晦、低沉的氛围之中。例如,静淑的妈妈在傍晚时分,望着天空,“像狐狸一般,一旦开始她那尖细的长哭,就仿佛永远都不会停止”,这个场面营造出作品那种阴晦的氛围。另外,静淑姐姐的死、静淑妈妈的精神失常、二姐的离家出走以及哥哥的失踪等都营造和加深了这种氛围。然而,叙述者“我”并不是亲眼见到,而主要是通过静淑或村子里的人而得知了静淑家的不幸,“我”所目击的事实只有静淑妈妈的精神失常。也就是说,少年主人公“我”与因战争而引起的静淑家的悲剧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我”不是战争悲剧的直接体验者,而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描述悲剧的发生和发展。

在这篇小说中,少年主人公也曾有过对紧张和恐怖的直接体验。但这并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被静淑的妈妈监禁。当然主人公在作品中也曾经直接接触或体验到了战争的氛围。例如在小说的开头部分,主人公在路边遇到的游击队。在结尾部分,主人公所听到的大炮声和流弹的尖鸣声以及小破屋倒塌的声音等等。少年主人公尽管直接接触到了这些战争的场面,但是主人公并没有对此感到任何的恐惧。也就是说,在整篇小说中,少年主人公与战争之间一直保持着相当远的叙事距离。而这种远距离叙事很难让读者感受到战争的实际情况,作为少年战争体验小说的感染力也就随之减弱。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黄昏之家》中认知方法上的距离。战争的悲剧对于作品中的少年主人公来说虽然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他们总是凭借自己独特的方法努力去理解周围的世界。那么在《黄昏之家》中的少年叙述者“我”是如何理解和认识战争以及战争悲剧的呢?尹兴吉的小说素有民俗气息浓郁的评价。在《黄昏之家》中,作者正是将这种民俗情结融入到主人公的认识之中。例如,主人公将废铁厂经营者双胞胎的不幸以及静淑姐姐在废铁厂自杀之事都认为是闹鬼所致。小主人公在面对静淑家的小破屋时总产生的怪异联想,就更加说明了这一点。

有时候,我注视着被晚霞染红的静淑家的小破屋时,总会陷入一种怪异的联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

这样。然而,从我看见它的第一刻起,我就感觉到了某种阴湿而怪异的气氛笼罩着它。尤其是我的这种直觉被村子里大妈们的流言蜚语证实之后,总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围绕着我,使我悄然期待着一种无法言喻的猎奇事件再次发生在那个房子里。(《黄昏之家》)

这种带有迷信色彩的认知方法正是作品中的少年主人公理解战争的一种认知方式。然而这种认知方式并不是少年主人公认识世界特有的方法。因为这种认知方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少年,对于成年人也同样适用。在少年战争体验小说当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少年的视角(童心的世界)来表现战争的恐怖和战争所带来的不幸。在纯真的少年眼中,只有真实,没有假象和虚伪。在少年体验战争小说中,主人公认识和理解战争的方法越是接近童心的世界,就越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感动。在《黄昏之家》中,少年主人公对战争的认知方法并不是少年特有的方法,所以少年战争体验小说应有的感染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肖利·金》的认知方法与之略作比较。《肖利·金》采取的认知方法与《黄昏之家》完全不同。肖利·金并没有将自己在美军基地的那种流浪生活看作是一种不幸,反而对此感到满足。这种对现实的认知完全出自于肖利·金的童心,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更加凸显其悲剧色彩,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三、战争伤痕的深度:尹兴吉的《雨季》

中篇小说《雨季》通过大人和孩子之间围绕巧克力而展开的心理较量,描写了童心被战争毁损的详细情况。同时,还通过少年的视角,描写了两位老太婆因子女的意识形态不同而产生的矛盾以及和解的过程。

如果说《黄昏之家》中的少年主人公是战争悲剧的旁观者,那么《雨季》的少年主人公则是战争悲剧的当事人。故事的主人公少年东万及其家人因为接到舅舅的战亡通知书和叔叔加入人民军的消息,一家人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不仅如此,战争的不幸还直接波及到了年幼的主人公。搜查队为了打探已加入人民军的少年主人公叔叔的下落,和少年展开了以下的对话。

“你吃过这个吗?”

黑褐色的那个东西上泛着油光,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这是巧克力。如果你好好回答叔叔的问话,我就把这个全部给你。”

我尽可能地不让自己把视线集中在那个奇怪的点心上。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咽着口水。

“没什么可害羞的。乖孩子本来就应该得到奖赏的嘛。怎么样?回答吗?只要你回答一句,叔叔就可以因此见到朋友,而你也可以吃到这个美味的巧克力……(省略)我以为你很聪明呢……真没办法呀。”

他又用皮鞋碾碎了一块巧克力。已经是第三块了。在他的手中,还剩下两块。他最终会把仅剩的两块巧克力也碾碎。突然间,他笑了起来。

“你小子哭了呀。真没出息。喂,小孩,现在还不算晚。你好好想想,你去过你叔叔的家吧?什么时候去的?”

就在那一瞬间我才发现对于大人的这种手腕,我真的是无力抵抗,毫无办法。况且这个男人或许真的是叔叔的朋友呢。这样想来,心里便轻松了好多。

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最难的。但是一旦开了口,前一天晚上的事情就像线轱辘上的线一样在脑海里复苏了过来。

这段描写一直被评为《雨季》中最为精彩的片段,精彩之处在于作者形象地刻画了纯真的童心被大人的奸计诱惑的瞬间。作者生动地表现了监视者是如何通过非人性的手腕引诱少年说出真相,从而使其背叛家人的。“可以说憎恨、杀戮、告密、报复、破坏、饥饿等等“6·25战争”造成的所有悲剧都被浓缩在了围绕着这块‘诱人’的巧克力而展开的大人与孩子间的心理战之中了。”^③战争从不区分大人与孩子,战争的意识形态带给孩子的精神摧残绝不亚于大人所遭受的精神伤害。不,也许孩子所遭受的心灵创伤更为严重。

《雨季》还从一个儿童的视角叙述了互为亲家的金氏和权氏两家人因战争而产生的矛盾和对立,以及最终通过迷信方式和解的过程。战争之前,“奶奶”和“姥姥”两家共同生活,关系融洽和睦。但是战争爆发后,叔叔金纯哲参加了朝鲜的人民军,而舅舅权伍文则当上了南韩的国军军官。金权两家的矛盾由此而生。随着战争的进行,叔叔金纯哲失去了联系,生死不明,舅舅权伍文则战死前线。接踵而至的噩耗使奶奶和姥姥的关系达到了最紧张的程度,她们都将自己的不幸归罪于对方,原先融洽的亲戚关系顿时变成了敌对关系。然而小说并没有就此止笔,而是有意识地给不幸的双方提供了和解的契机,那就是在连绵的霪雨中蟒蛇的出现,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片段^④。因为按照韩国的风俗,家中出现蟒蛇,一般被认为是死者亡灵的回归。奶奶和姥姥都相信蟒蛇的出现就是自己儿子的归还,由此她们的敌对关系也得到了缓解。

作家尹兴吉在《雨季》中并没有抽象地描述意识形态的对立问题,而是通过细致而准确的动作和表情刻画,以及对具有乡土气息和巫俗色彩的韩国农村的具体描写,表现了意识形态的对立,这正是作品的成功之处。《雨季》的作者对因社会动荡而遭到破坏的人伦关系给予了热切的人道主义关怀,提供了重新和解的契机。作者安排蟒蛇登场,试图以这种基于巫俗信仰的自然神论来化解意识形态和战争所造成的人伦关系的破坏。虽然这不是很合理的解决方法,但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刻画战争悲剧的同时,尽量通过相互和解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带给读者以慰藉。

四、从体验到阐释:全商国《阿贝的家族》

《阿贝的家族》发表于1979年的《现代文学》,是全商国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的第一部分记述了少年时期经历过“6·25战争”的主人公即金真浩的过去和现在,第二部分以母亲日记的形式描述了“6·25战争”的状况,第三部分主要讲述的是金真浩寻找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阿贝”的过程。

“阿贝”是主人公同母异父的哥哥,又聋又哑,是个白痴,年少的主人公常常因为“阿贝”而受到周围同龄人的侮辱,因此对这个白痴哥哥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心理。主人公一家在韩国的生活状况本来就很难,而“阿贝”的存在更加削弱一

家人生活的意志。于是,全家决定移民美国。临走时将“阿贝”抛弃在了韩国。到了美国后,父母的生活态度完全变了。在韩国时担负全家生计重担的母亲,突然变得像精神失常的人一样什么也做不了。而在韩国碌碌无为的父亲在美国却如鱼得水,积极地面对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主人公才逐渐意识到他们家是离不开“阿贝”的。特别是当主人公偷看了母亲的日记,了解到“阿贝”是因为“6·25战争”期间母亲被美军凌辱才导致残疾的真相之后,更加意识到母亲的萎靡不振和“阿贝”的存在是无法摆脱的现实。主人公移民后看到妹妹在美国遇到了和母亲当年同样的“遭遇”,领悟到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人生并不是毫不相干的。妹妹经历的暴行正是母亲战乱时所经历暴行的变奏。所以他便来到韩国寻找被遗弃的哥哥“阿贝”。他认为“阿贝”是“被抛弃在荒野,枯萎树木的坚韧的根”,也意识到自己无法摆脱这个充满了“贫穷”和“犯罪”的地方。他想通过这样行为来说明个人的生活是无法脱离他的过去和他所属的社会关系的。对母亲而言,“6·25战争”象征着“暴行”,那时出生的“阿贝”是她生活的意志。对她而言,“阿贝”的存在是与命运的斗争,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没有了这种斗争也就没有了自己的生活。“阿贝”是悲剧命运的象征,是使母亲无法从过去解脱出来的战争后遗症。尽管一家人都到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公民,但主人公和他的家人还是离不开“阿贝”。

从少年战争体验小说的角度来分析,全商国这部小说是一部试图阐释少年战争体验深层本质的作品。一般来讲,少年战争体验小说反映的是映入少年心灵世界的战争悲剧的一幅幅画面,而不是少年主人公对战争的深层认识。外部的冲击和悲剧场景是少年无法理解的,他们只是在观察周围人们的叹息和呜咽时感受到了悲剧。即使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悲剧,离本质的阐释还有很远的距离。但《阿贝的家族》却在少年战争体验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开始尝试去阐释少年的战争体验。如果说移民去美国之前,主人公对“阿贝”的认识是第一层面的体验,是表面的。那么,移民美国特别是在读了母亲的日记后,主人公对“阿贝”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形成了第二层面的体验。这种体验不仅仅是认识程度的加深,而且更是对少年战争体验的一种深层阐释。

少年战争体验小说是韩国现代小说的重要现象,今后还有待进行大量的研究。本文尝试对几篇此类题材小说进行分析考察,旨在抛砖引玉。

[注释]

① [韩]李在铉:《韩国现代小说史》,首尔:民音社,1991年版,第81页。

② [韩]金炳翊:《6·25情绪与克服》,《情景与想象力》,文学与知性社,1978年版。

[韩]李东夏:《分裂意识小说的展开》,《文学之路历史之路》,文学与知性社,1996年版。

[韩]金允植:《6·25小说的内在形式》,《命运与形式》,松出版社,1992年版。

③④ [韩]千二斗:《描写和实验—尹兴吉论》,《雨季》,首尔:民音社,1980年版,第382页,第383页。